

民國演義之(八)

軍閥內鬩

內容介紹

徐總統是個文士出生，一切操縱在北洋派的武人系；勉強的過了年餘，南北的惡感始終未除；南北議和代表在滬駐足一年，沒有成就；而北方軍閥內鬩，在京畿又做了戰場。

香港海峽出版公司 出

蔡東藩編著

民國演義之(八)

孫文北伐



海鷗出版公司印行

孫 文 北 伐

蔡 東 藩 編 著

出版者 海 鷗 出 版 公 司

香港北角清華街五號六樓 B 座

印刷者 中 華 書 局 香 港 印 刷 廠

香港九龍炮仗街七十五號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1974 年 12 月 印

民國通俗演義

目錄

第一百四十一回	發宣言孫中山回粵	戰北江楊希閔奏功	八九九
第一百四十二回	臧致平困守廈門	孫中山討伐東江	九〇五
第一百四十三回	戰博羅許崇智受困	截追騎范小泉建功	九一四
第一百四十四回	昧先機津浦車遭刦	急兄仇抱犢崗被圍	九二三
第一百四十五回	避追勦肉票受累	因外交官匪議和	九三一
第一百四十六回	吳佩孚派兵入四川	熊克武馳軍襲大足	九三八
第一百四十七回	楊春芳降敵陷瀘州	川黔軍力竭失重慶	九四六
第一百四十八回	朱耀華乘虛襲長洲	魯滌平議和誅袁植	九五四
第一百四十九回	救後路衡山失守	爭關餘外使驚惶	九六一
第一百五十回	發宣言改組國民黨	急北伐緩攻陳炯明	九六九

第一百五十一回	下辣手車站刳印	講價錢國會爭風	九七七
第一百五十二回	大打武議長爭總理	小報復政客失閣席	九八五
第一百五十三回	宴中興孫美瑤授首	竄豫東老洋人伏誅	九九二
第一百五十四回	養交涉遺誤佛郎案	巧解釋輕迴戰將心	一〇〇〇
第一百五十五回	識巧計劉湘告大捷	設陰謀孫督出奇兵	一〇一一
第一百五十六回	失廈門滅楊敗北	進仙霞萬姓哀鳴	一〇二〇
第一百五十七回	受賄託倒戈賣省	結去思辭職安民	一〇二八
第一百五十八回	假紀律浙民遭劫	真變化盧督下台	一〇三七
第一百五十九回	石青陽圍結西南	孫中山宣言北伐	一〇四五
第一百六十回	籌軍餉恢復捐官法	結內應端賴美人兵	一〇五五

第一百四十一回 發宣言孫中山回粵 戰北江楊希閔奏功

却說許崇智回到潮陽的時候，孫中山先生已由上海回到廣東，重任大元帥，派胡漢民、孫洪伊、汪精衛、徐謙四人駐滬，爲辦理和平統一的代表，任命徐紹楨爲廣東省長，沈鴻英爲桂軍總司令，楊希閔爲粵軍總司令，一面又發表一篇宣言道：

文彙在上海，於一月二十六日，宣言和平統一，及裁兵綱要，並列舉實力諸派，藉共提攜，推誠相與，以酬國人殷殷望治之盛心。其後迭得芝泉、雨亭、子嘉、宋卿敬輿諸公先後覆電，均荷贊同。文亦以叛陳既討，統一可期，雖演桂、粵海諸將及人民代表，屢電籲請還粵，主持文仍復遲回，思以其時爲謀統一良好機會，又以滬上交通亦便利，各方接洽亦最適宜，故陳去已將彌月，而文之返粵，固尚未有期也。不圖以統籌全國之殷，致小失撫甯一方之雅，江防司令部會議之變，即上海珠會議決裂，魏邦平被扣之事。閱動一時，黠者妄思從而利用，間文心腹，飛短流長，以惑蔽國人耳目，以致黎張南下代表，因而中止，全爲淺薄，已可概歎。文之謀國，豈或以一隅勝負斷其得失也？而直系諸將，據有國內武力之一，乃獨於文裁兵主張，久付暗默，懷疑之端，亦無表示。報紙所傳，竟謂洛吳於自治諸省，均欲以武力削平，以平昔信使往還，推之當世要賢，不容獨有此迷夢。賢者固不可測，文於今日猶未忍遽以不肖之心待之，而深冀其有最終之一悟也。抑文誠信尚未孚於國人，致令此惟一救國之謨，或反疑爲相對責難之舉。藉非然者，何推之浙、盧、奉、張而準，而於舉國人心厭亂之時，復有一二軍閥，乘此潮流而趨，而至於悍然不顧一切也？以文與西南護法諸將，討賊伐暴之初志，固有大梗，何難重整義師，相與週旋，顧國人苦兵久矣，頻年犧牲，已爲至鉅，而代價復渺然不可必得，文誠思之心，悖萬不獲已，惟有先行裁兵，以爲國倡。古

人有言：「請自隗始」，以是之故，斷然回粵，決裁粵兵之半，以昭示天下。文茲於今月二十一日（十二年二月）重蒞廣州矣，撫輯將士，綏靖地方外，首期踐文裁兵之言。同時復從事建設，以與吾民更始。庶幾文十餘年來苦心經營之建國方略，一一徵諸實現。以吾地廣人衆之中華民國，卒與列強共躋大同之域，共和幸福，乃非虛語。天相中國，能進而推之西南諸省，以暨全國，其爲長願，豈以企仗勝一隅之與全國漸進之與頓改其圖功之利鈍收效之速緩昭然未可同日而語，稱銖而計。故文之愚，尤以純一爲能，立供國民以福利，遂不惜舉當世所礙之武力，以爲攘竊權利之具者，躬自減削，以導國人。亦冀擁節諸公，翻然憬悟，知今日而言圖治，舍裁兵實無二法。文倡於前，諸公繼之，吾民馨香之禱，豈有涯涘？若必恃暴力以壓國人，橫決之來，殊可危懼。諸公之明，當不出此。披瀝陳言，鵠候裁教。孫文敬印。

此時恰值李烈均回粵，孫中山便任爲閩贛邊防督辦，並令他收編潮汕陳炯明舊部，移駐閩邊，所遺潮汕防地，讓給許崇智填駐。不久，北京政府又有特派沈鴻英、楊希閔等督理廣東軍務善後事務的命令。沈鴻英此時既已歸心中山，當然謝絕不受。初志未嘗不佳。中山見他們不肯接受北京政府的命令，自是歡喜，但因廣州城駐兵太多，未免騷擾地方，因此着沈鴻英移防西江。沈鴻英奉了中山命令，也自不容推諉，便在四月一日出動，把所部分次運到三水肇慶等地。其實沈氏此次移防，並不願意，很有反抗異謀，只因自己布置並未十分周到，只得暫時隱忍。再則北方曹吳之徒，惟恐中山在廣東站住腳根，使他們地位發生危險，屢次派人向沈鴻英游說，主要的說詞是說：「你們這些部隊，並非孫氏嫡系，無論如何忠於孫氏，總未必能使孫氏信任，將來衝鋒陷陣的苦差使，固然輪不着，至於權利，休想分潤一點。」只看中山對人談論時，每說惟有許崇智的部隊，才是我的親信嫡系，其餘都是靠不住的，就可見他的態度了。現在正好歸順中央，驅逐孫氏，自居廣東督理，那時大權在握，豈不勝似寄人籬下？替人家拼死力的做事，還要聽人家的指揮，受人家的閒氣，」這種說話，不知在沈鴻英耳朵邊，說了多少次。

沈鴻英原是個野心家，聽了這話，如何不動心？苟此公堅貞如一，何能聞此荒謬之語，要之沈氏反覆之流，不足以語大義也。便要求曹吳的代表轉請洛吳幫助，洛吳那有不肯之理？當時便派張克瑤、方本仁、岳兆麟等部隊駐紮贛南，相機援助。沈鴻英這才大喜，便借移防爲名，把軍隊在韶關新街一帶集中，一面藉與北軍聯絡，一面作兩面包圍廣州之計，設總司令部於新街。到了四月十六日，便在新街就北京政府所派的督理廣東軍務職，一面效法陳炯明故智，填稱陳逆第二，通電請孫中山離粵。這電報發出後，便由所部在廣州攻擊楊希閔的填軍。中山令楊希閔、朱培德等滇桂粵各軍合力抵禦。沈鴻英也加調大隊救應，雙方支持了幾日，沈軍不敵，敗回新街。如此不經戰何苦作崇，亦惟此等專能作崇而不經戰之軍隊，正該逐一剷除，方能成革命大功。楊希閔進兵追擊沈鴻英，守不住新街，又退守源潭，和楊希閔相持。沈軍留駐肇慶的張希斌部，也和孫中山系的陳天太部開戰。一時間各方的風雲都緊急起來。

中山先生內擬建設，外應軍事，十分忙碌。肇慶開戰那一天，中山正在計劃軍事，忽報陳策周之貞來覲，中山即令傳見。二人行禮已畢，問起軍情。中山道：「北江現有大軍，只在月內，必能消滅沈鴻英的勢力，只有肇慶一面，陳天太一人，現在雖報戰勝，張希斌已退，祿步，但天太爲人素極躁直，部下反對已久，恐怕不是張希斌的對手。」中山先生可謂知人。陳策周之貞齊聲道：「既然如此，大元帥何不派策等率領本部軍隊，和張希斌一戰。策等雖然不材，料想一個張希斌，只在期日之間，便可盪平。」中山大喜，即時令陳周尅日西征。陳周各率所部，向肇慶進發，在路得報，陳天太被部下所逐，張希斌重占肇慶，便急電報中山，中山即批令兼程前進。陳周兩人奉令，火速前進，到了高要，正和張軍接着。陳周乘着一股銳氣，奮勇猛攻。張希斌抵敵不住，只得放棄了肇慶，仍復退守祿步。司陳策和周之貞占了肇慶，又向祿步進迫。張希斌竭力抵禦，正在危急之時，恰好梧州方面的援軍開到，人多勢衆，又把陳周戰敗，重復奪回肇慶。陳策周之貞退守橫槎，向中山求救。中山又派了一團人前去助攻。陳周得了援兵，又向肇慶進逼。雙方在後瀝汎先開了一次火，張希斌敗退，入城固守。陳策周之貞傳令圍攻，張希斌也竭力死守，維持

了十多日，城內餉彈兩竭，只得放棄肇慶，突圍而出，帶着殘軍，逃奔梧州去了。

楊希閔自從擊走沈鴻英，在源潭又支持了多天，急切未能攻下，卻是中山授與密計，教他分兵攻擊清遠，斷他和西路張希斌軍的聯絡。楊希閔得令，便派隊占了清遠，把守清遠的沈榮光擊潰，一面又聯絡桂粵各部，先用全力，向沿粵漢路一帶的沈軍進攻。沈鴻英因聽說清遠被攻，急忙分了一大部隊，前往奪回清遠，因此花縣一帶，兵力甚爲單薄。結果清遠雖則奪回，沿鐵路的部隊，卻被聯軍擊得大敗而退。聯軍乘勝進逼，連克源潭、英德、琵琶江等地。沈軍大爲失勢，只得放棄前線，退保韶關。聯軍跟蹤進逼，雙方又激戰了一日夜。沈軍屢敗之餘，氣勢不振，自是支持不住，只得又放棄韶關，退保南雄，向北軍方本仁等求援。

這方本仁原奉吳佩孚的命令，爲援粵而來的，怎敢怠慢？當下派遣部隊，幫助沈鴻英反攻。沈鴻英得了北軍的援助，正待進兵，忽然粵軍謝文炳率領一師軍隊，前來助戰。沈鴻英大喜，便令爲右翼主軍，自任中路，以北軍爲左翼。一時軍勢大振，沿路搶劫姦淫的，向韶關進攻。楊希閔等一面拒敵，一面電報中山，請示機宜。中山得了此電，便宣示左右，商議抵禦之策。左右都道：「沈謝屢敗之餘，必不能作戰，北軍雖勇，地勢不熟，我軍倘能奮勇進擊，一鼓可服。」中山笑道：「話雖如此說，但是沈鴻英、謝文炳報仇心急，北軍南來，氣勢正旺，如用力敵，勝負未可必，而我軍損失已多，不如令楊希閔等暫時退守，不可力戰，以驕敵軍的氣餒。等到敵軍氣衰，然後反攻，那時方一鼓可破。」左右都贊服。人人說孫先生是政治家，其實革命偉人，斷無不兼擅軍事者，觀孫先生可知。中山便將此意電示楊希閔。楊希閔遵令，並不力戰，全師而退。因此沈鴻英軍又佔領韶關，進占英德。

北軍見屢次勝利，極其驕橫，有時連沈鴻英和謝文炳的部下兵士，也受他們凌虐。謝沈的部下，略有反抗，北軍便道：「你們沒有咱們來救，早做了廣州的俘虜，打了靶咧。」軍隊謂鎗斃曰打靶，受傷曰戴花。現在不謝咱們，倒敢和咱們強嘴！」沈謝的部下，回去稟告長官，長官又得了高級長官的命令，只教部下士兵退讓，不准反抗，得罪北軍。因

此謝沈部下士兵十分怨望，都說：「這裏既然只用幾個北軍便夠了，何必再要辛苦我們作戰，我們樂得舒服，服讓北老拚命去。」這話一人傳十，十人傳百，大家都懷着怨憤之意，毫無鬪志。却早在先生算計中。這消息被楊希閔探聽了去，便召集將士討論進攻。將士都請一戰，楊希閔道：「敵軍重兵都在韶關一方，英德只有謝文炳部防守，我們不如先出其不意，攻破英德，解決了謝文炳，然後以全力進攻源潭韶關，可操必勝。」知彼知己，也是將才。議定之後，當下領了本部軍隊，去襲英德。一來謝文炳不曾防備，二來士無鬪志，所以楊軍一到，謝軍便不戰而潰，紛紛繳械。謝文炳帶領殘軍，由陽山連山一帶，退入湖南，誰知湘省政府不許逗留，謝文炳只得把殘部交與湘省改編，自己由長沙轉赴上海去了。

楊希閔占領英德以後，又請部下師長趙成梁商議道：「韶關東面的平圃司，是韶關往南雄的要道，你可率領本部將士，走楓樹坳小路，在平圃司左近埋伏，等我進攻韶關，敵軍必然竭全力來和我激戰，你那時可乘虛攻占平圃司，向大橋墟一面進逼，敵人見後方不妥，必然慌亂，我軍乘勢進逼，韶關不難一鼓而下。」趙成梁得令而去。楊希閔自己帶領一萬多人，向韶關進發。沈鴻英在韶關聽報英德已失，謝文炳潰入湖南，十分驚訝，連夜便在韶關南面掘壕備戰，一面又把後路兵力全部調到韶關，果然着了楊希閔的道兒。以備一戰，擊退楊軍。兩軍接觸以後，楊軍進攻甚猛，幸喜北軍十分勇悍，雖大敵當前，絕不畏縮，支持了幾日。趙成梁師已到平圃，就近地方雖還有些沈軍，力量十分薄弱，如何夠得趙成梁一擊。沈軍放棄了平圃大橋一帶，急忙飛報韶關。沈鴻英得報驚訝道：「這倒是我失算了。」一部將聽說後方有失，都請回兵救應。沈鴻英道：「我若回救平圃，敵人乘勢進攻，剛好中了他的計策，我們不如拚力死戰，打敗了楊希閔，趙成梁如何敢孤軍深入？不必我們回救，自然退走咧。」却也有算計，鴻英固不如彩鳳之愚。諸將信服，一齊奮勇進攻。

楊希閔剛才也得報，趙成梁佔領平圃大橋，方以為沈軍必退，現在見他不但不退，反而反攻得十分猛烈，驚

疑不置，和幕僚討論了一回，都說：「必然沈鴻英想先行打破我們，再回去救援平圍大橋，我們不如詐敗而退，卻留些部隊埋伏在左近，他如進追，可用以抄襲敵人後路，如同救平圍，又可出其不意的襲取韶關，到是一舉兩得之計。」楊希閔依言，便分派一部分人在左近埋伏，自己率隊向小坑方面且戰且退。沈鴻英部下將士見楊軍敗退，都主張追擊。沈鴻英道：「放棄東面陣地，只一味前進，固然也是一種戰略，但東路敵人如向韶關進逼，正面的敵人又伏兵抄我後路，則我軍進退兩難，必然全部敗潰。不如派兵東去，名為回救平圍，且走小路在新岑塘紮住，如東路敵人聽說正面戰敗，自己退去，不必說，要是向西進展，便可用作抄襲後路。如正面敵人乘我分兵回救，全力反攻，又可用以攻擊敵人側面，分一軍而有兩軍之用，方是妙計。」確是妙計，其如天不能容，反以教敗何？商議已定，便分撥一支軍隊，向東進發。

不料趙成梁得到正面敗退的消息，既不退去，又不向西進攻，倒從大橋一路來，救應正面，想抄襲沈軍的後方。到了新岑塘，剛好遇見了沈軍，雙方便開起火來。那楊希閔埋伏下的軍隊，見沈軍向西移動，向韶關襲擊。沈軍接住激戰，楊希閔重新反攻，一面派隊去救應趙成梁，到了新岑塘，恰好趙沈兩軍在那裏激戰，當下便奮勇向沈軍後方進攻。可笑這路沈軍，本打算抄襲兩路敵人的，誰知反被兩面敵人夾攻，戰不多時，便即潰退。趙成梁等乘勢追擊，來攻韶關的側面。沈鴻英軍知道東路軍隊戰敗，後路已絕，頓時軍心大亂，不戰而潰。沈鴻英只得率領殘部，繞道仁化，退到南雄去了。楊希閔克了韶關，又向南雄進逼。沈鴻英軍損失太重，情知不能再戰，只得跟着北軍，退入江西大庾去了。北江的戰事，至此方算結束，但東江的戰事，卻正在十分激烈咧。正是：

皮之不存，毛將焉附？
師出無名，徒然自苦。

欲知究竟，且看下同分解。

軍閥之勢，易盛亦易倒者，何也？蓋其盛也，非其力之所能，徒以吸收雜色隊伍而成，雜色隊伍即所稱烏合之衆也，既無紀

律，又不耐戰，故不久即仍被他人吸收以去，而瓦解之勢成矣。西南自陳逆背叛，各軍效尤，紛攘雜作，互相雄長，此皆所謂烏合而雜色者也。使終隸孫先生部下，則孫先生亦不且近乎軍閥也哉？天誘其衷，此屬陸續叛變，使先生得假手嫡軍，一一蕩平，內部既清，方能對外，革命功成，實基於此。人謂陳沈輩無良，吾謂天佑中國，實有以促其叛變而使之同歸於盡，以造成先生之偉業也，於諸軍乎何尤？

第一百四十二回 臧致平困守廈門 孫中山討伐東江

却說陳炯明的部隊，自從退出廣州後，除却退北江的謝文炳一師外，其餘大部俱在惠州。初時粵軍因布置未周，不會發動，到了五月九日（十二年）葉舉通電誣斥中山在廣州縱烟開賭，賣產勒捐，兩軍方才漸至實行接觸。其時北方的反直一派，極望中山和陳炯明和平解決，合力反直，因此吳光新等紛紛在廣州惠州兩地活動，勸他們言歸於好，共同北伐。雙方雖未必聽他的話，戰局卻和緩下來。不料陳氏乘孫軍不備，襲取博羅，進窺石龍，一面又運動海軍反孫。溫樹德因此曾經附陳，現雖在孫中山部下，心中不安，受了陳炯明運動，立刻允許反孫，爲裏應外合之計。消息傳入中山耳中，不覺震怒，立刻下令免溫樹德海軍總司令職，并飭各礮台加緊戒備，并改換各艦長，由大元帥直接指揮。因此陳炯明的逆謀，完全失敗。

中山把廣州的事情，布置停當，立命各軍向惠州進攻。其中只許崇智在潮州汕頭一帶，被林虎戰敗，退守揭陽，此時並不在圍攻惠州各軍之中。這時陳炯明守惠州的是楊坤，如雖則屢次戰敗，却不肯放棄，只是一味死守，因此孫軍急切未能攻下。中山集衆將商議道：「李烈鈞收編的兩旅，現在又爲林虎所收，敵勢愈強，好在廈門，臧致平已聯絡許總司令的留閩餘部，和閩南自治軍，南圖潮汕，現在已克饒平黃岡，如能攻克潮汕，消滅林虎洪兆

麟等的勢力，然後出其全力來攻惠州後方，則惠州腹背受敵，其亡可立而待。所以我們此時還是以攻爲守，靜待攻克潮汕，再行猛攻不遲。」這計劃雖是如此決定，不料滇軍內部各派，競爭總司令地位，一部份竟發生通北嫌疑。其嫌疑最重的，當推師長楊如軒、楊池生兩人。楊希閔不待他們謀逆，便下令驅逐。兩楊立不住足，帶領殘部，投江西去了。

中山因滇軍太糾紛了，下令廢除總司令，將所有滇軍，改編爲四軍，任楊希閔、范石生、蔣光亮、朱培德四人爲一、二、三、四軍長。這件事方算解決，只靜候臧致平攻克潮汕，便可以夾攻惠州。不料林虎、洪兆麟向饒平反，攻臧軍竟被擊退。林虎占了饒平，便向平和進展。臧致平一面派兵堅守平和，治安雲霄一帶，一面要顧北面王永泉部的南下一面，又要防備到海軍杜錫珪、楊樹莊等的襲擊，十分吃力。此時臧致平確不易應付。其時孫傳芳已在福州就督理職，吳佩孚屢次電令解決臧致平。孫傳芳前次因初到福建，布置尚未十分周密，所以遲遲不發，等到臧致平實行對省獨立，南圖潮汕，方才下了武力解決的決心。一面令王永泉南下夾攻，撫臧致平之背，一面請杜錫珪令楊樹莊率艦隊和陸戰隊進攻廈門。臧致平因此各方吃緊，不能專顧南路，被林虎攻入了平和，雲霄詔安也相繼失守，漳州吃緊。臧致平正想派兵堵截，忽報海軍陸戰隊已在金門登陸，艦隊已入嵩嶼，廈門吃緊，不覺大驚道：「廈門爲我根據地，如被海軍佔領，則此後餉械都無所出。我軍雖不被攻擊，也不能在福建立足了，我當自往救之。」寧失十漳州，不可失一廈門也。」因盡領漳州的軍隊，來救廈門，一面派使假與海軍議和，一面乘各艦不會防備，開炮轟擊，命中的很多，各艦帶傷的不少，要想發炮還擊，又被外艦干涉，只得和陸戰隊一齊退出。

這一回雖僥倖勝利，那漳州因留下的只劉長勝一部，兵力十分單薄。林虎乘虛進攻，劉長勝素聞林虎勇悍善戰，心中怯懦，不會交鋒，先自逃走。部下無主，將指揮不戰而潰。林虎既得漳州，便進逼廈門，恰好王永泉軍也從同安來攻，因此廈門數面受敵，形勢甚危。臧致平連接驚報，悶悶不樂的回到公館裏。他夫人見了他這憂憤的樣

子知道一定是前方失利的緣故，着實慰解了一回。臧致平嘆道：「你不知道現在廈門危險的情形，還是這般寬心。可知同安、漳州俱已失守，王永泉、林虎圍攻廈門，海軍雖暫退去，必然復來，廈門三面受敵，必不能堅守，你教我怎不憂愁？」臧夫人道：「既然如此，你何不索性放棄了廈門，帶領家小，到上海去居住，也免得在這裏驚恐擔心。」臧致平道：「你們這些女子，未免太不懂事。你想我奉了孫中山先生的重托，把廈門一方的責任，全交與我負責，我現在既不能克敵，又不能死敵，見着危險，也不籌度一下，便帶着家小躲到上海去了，不但將來見不得人，便連死在前敵的將士，也如何對得住？古人說『城存與存，城亡與亡』，這方盡得守土之責，我現在決定死守，決不輕易放棄。此一段話，頗有丈夫之氣。」至於你們這些人，並沒有什麼責任，可先送你們到租界上去居住。」臧夫人再三相勸，臧致平總是不肯。第二天，果然令人把家小送到租界上去，自己又召集了各團體的代表開會。各團體不敢不來到齊以後，臧致平便向衆人宣言道：「現在王永泉、林虎夾攻廈門，我軍雖不會失戰鬪力，但亦不能在三五天內，擊退敵人，希望敵人被我擊退，不但是廈門一地之幸，也是國家之福。萬一不能打退，我惟遵守古人『城亡與亡』，城存與存的兩句話，決不輕言放棄。至於地方上治安，我當竭力維持，如有不守本分騷擾商民的兵士，一經查出，立即鎗斃，以肅軍紀。但軍餉一事，卻不能不希望地方上幫忙籌集。」各團體代表，面面相覷，不敢回答，唯唯而退。臧致平在軍閥中猶爲較佳者，而其威猶使人民結舌不敢言其所苦，則其他軍閥可知，其他強梁悍惡之軍閥更可知。

林虎和王永泉攻了很久，因臧致平一味死守，不能攻下，只得電請海軍助戰。馬江方面的海軍，因又帶着大批艦隊和陸戰隊，來攻廈門，先占領金門，作爲根據地，然後向廈門進逼。臧致平少不得分兵拒敵，形勢愈危。也是廈門人民，該多受幾天戰事影響，偏生陳炯明在惠州，被孫中山先生圍攻，屢次戰敗，中山先生此時已將許崇智等部隊調到石龍一面，着着進逼。惠州情形十分危逼，陳炯明心中十分憂急，一日數電調攻廈門的軍隊回救。林虎、洪兆麟等見東江如此緊急，不敢逗留，只得放棄廈門陣地，回救惠州。因此廈門的形勢，得略見鬆動。按下不提。

却說陳炯明自從聽說惠州楊坤如被圍，便親從香港趕來指揮，已和中山先生激戰多次，雖屢有勝負，而惠州之圍終不能解。吳佩孚派來救援的北軍，又在南雄被滇軍趙成梁扼住，絲毫不能進展。孫中山見惠州久攻不下，便令右翼滇軍猛攻，占領平山，向汕尾海豐陸豐等地進攻。惠州南面的交通，頓被隔斷。陳炯明大驚，急忙抽調右翼軍隊，親自帶往救應汕尾，方得轉危爲安。同時中山先生聽說林虎、洪兆麟等回救惠州，參加東江戰事，便也把西北江的軍隊，盡行調到東江，全力猛攻，並率領古應芬、趙寶賢等親自赴前敵指揮，設大本營於石龍。以大南洋輪船爲座駕。這隻輪船，本係內河小輪，十分湫隘。中山所居的辦公室，只有幾尺見方。在這陽歷八月的天氣中，正是溽暑十分難熬。中山先生卻披圖握管，決策定計，晝夜不息，一些也不在意。到了石龍以後，許崇智從博羅前敵來謁，中山先詢問了一回戰情，方道：「你卻回去指揮部隊進攻，明天我當親自前來察看。」許崇智勸道：「大元帥進止，關係重要，豈可冒險輕進？依崇智的愚見，還是在石龍駐蹕爲是。」中山笑而不答。許崇智因前方緊急告辭而去。

第三天早晨，中山令輪船向博羅前方出動，將到博羅，許崇智得報，又帶着滇軍師長楊廷培來迎接。中山見了許崇智，又問起敵軍情形。許崇智道：「剛才接到警報，說逆軍分三路來襲，李易標帶領一千多人，已到湯村，離博羅只有二十里，陳修爵部也將趕到，雙方開火在即，想不到大元帥竟冒險到這裏來咧！」中山獎慰了一番，又授了一些應戰機宜，兩人方始辭去。中山辦公到晚上十一點鐘，方才就寢。

古應芬等見中山休息，也悄悄退到自己臥室裏解衣而睡。正在朦朧入睡之際，忽覺有人在旁邊喊他，急忙睜開眼睛看時，原來是許崇智和團長鄧演達，因忙忙坐了起來，問許總司令有什麼要緊事。這時候還來許崇智向四面瞧了瞧，又走近一步，握着古應芬的手，悄悄說道：「大元帥已經就寢，我也不驚動他了。現在有一件要緊事，要和你說的，因爲李逆易標的軍隊，已過湯村，我決定帶着各部軍隊，用全力去攻擊，一到天明，河沿兩岸，便有

砲火，你務必懇請大元帥離開這裏。」古應芬點頭道：「好，我理會得。還有別的事沒有一許崇智道：「還有一句話，大元帥鎮天勞苦，這時剛才睡下，不必去驚動他，讓他稍爲休息一回，養一養神，在四點鐘左右開船也不遲，其餘也沒別的事了，我們再見罷！」說着走了。古應芬恐怕睡着失曉，誤了時候，便坐着等到三點鐘，悄悄的走到大元帥寢室門口，只見裏面燈火很明，知道中山已在那裏辦公，想見其賢勞與治事之勤，便進去行了一個禮。中山問有什麼事，古應芬道：「十二點鐘的時候，許總司令曾來過一次，因大元帥剛才就寢，不敢驚動，臨去的時候，對應芬說：『天明就要開火，河岸兩旁，不甚安全，務請大元帥離開此地。』」中山點頭道：「我也並非故意喜歡冒險，忘了重大的責任，只因本人不到前方，總覺心裏不大安穩，既然他這樣說，你可傳我的命令，就把船開下去罷！」古應芬遵令辦理。大南洋輪船便順水開行，約莫過了三四里路，忽又停留不進了。古應芬詫異，忙出去查問，方知因水淺被攔住了。衆人想了許多法子，用了許多力量，方得繼續駛進。博羅城下的槍礮聲，已經聯珠價由東南風送到耳邊來。

到了十一點鐘，輪船到了石龍，便接得兩個報告，一是博羅因兵力單薄，退守飛鵝嶺，請撥調救兵的，一是增城報告，林虎帶領大隊來攻，請求派隊救應的。中山一面電令張民達旅猛攻平山，以分博羅之敵，一面又命用飛機傳令廣州滇軍，去救增城。第二天，又接許崇智的急電道：

飛鵝嶺失守，敵已占銅鼓嶺北嶺一帶高地，北門已被圍，城中兵力單薄，糧彈將盡，請即派隊救援。

中山見了這電報，急命撥飛機一架，飛往博羅城上巡視一周。古應芬道：「大元帥爲什麼不發一個電報去，却放飛機巡視，是什麼意思？」中山道：「博羅待援甚急，就發電去，也未必可使守城將士能夠相信救兵便到。如見飛機飛到，他們必疑是救兵特地教去偵察形勢的，才安心死守咧！」中山不但人格偉大，其處事之機智，亦不易及。應芬大服。中山又道：「只有糧彈一項，却極重要，須派差遣艦冒險送去才好。這件事，你可以去辦一辦，我再備一封親

筆信，教艦長順便帶給許總司令，也可教他安心。」古應芬遵令而去。中山寫好了信，也交給艦長帶去。差遣艦上駛以後，古應芬仍來大元帥室，中山又囑他再發電給廣州滇軍第三軍軍長蔣光亮，令他火速發兵。

一連發了幾個電報，等了一日，還不見有動靜，中山正在焦急，忽報博羅許總司令行營參謀陳翰譽，問道到石龍請見報告軍情。中山急教傳見，問其詳細。陳翰譽道：「博羅東西北三門，都已受逆軍包圍，只有南岸還沒有敵兵，可和惠州飛鵝嶺按飛鵝嶺崎嶇甚長，此是惠州城外之飛鵝嶺，非博羅北門外之飛鵝嶺也。劉總司令行營通點消息。城裏糧彈兩竭，情形較昨日更是危險，如再無救應，恐怕博羅不能再守了。」中山聽了，沉思不語，半晌方對古應芬說道：「我已連發數電，催促援軍火速前進，措詞不爲不切，爲什麼只有準備的回電，却總不見兵來？此地只滇軍有一旅人在這裏，你可會催他前進嗎？」古應芬道：「如何不催他？他說不會得到軍長命令，不好前進哩。」中山又想了一想道：「香芹古應芬字，你可親到廣州去一趟，催促各部隊伍，火速出動，要是蔣光亮定要有餉才出發，不能馬上開拔，可先調福軍和吳鐵城的部隊，即刻到前敵去，除撥出鐵城一團去救增城以外，其餘可俱教去救博羅，萬萬不可再誤。」應芬領諾，即時到廣州去了。

中山教陳參謀也退下去休息，自己在辦公室裏辦一回事，又站起來走一回，這天的風雨又非常之大，船身受了風浪的擺簸，時常搖動，水勢也漸漸漲起來，潺潺作響。中山聽了，倍覺憂慮。這天晚上，也沒有好好的休息，一回，只眼巴巴的望廣州的援軍到來。第二天早晨，古應芬趕回石龍覆命，中山急問接洽情形怎樣。古應芬道：「昨天四點鐘到省，在一家洋行的樓上，見到蔣軍長，他一見我就說『博羅的危急，我已完全知道，就使大元帥沒有命令，我的軍隊也應趕去救應，所以我已決定在今天晚上出發，只不知道有沒有火車咧。』我聽了這話，即刻到大沙頭車站去查問，知道各軍的專車，都已預備妥當，立刻便派人去通知他。福軍和吳鐵城部，也都答應立刻出發了。」正說間，忽報福軍前部奉令開到，吳鐵城部已開抵增城，並另外派了幾十名馬隊來供偵察之用。軍長李